



上海抗疫“秘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对外包后勤保障人员进行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混检样本中存在异常情况。接到信息，上海市区两级疾控中心第一时间派团队到达肿瘤医院现场。

发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后的第五天，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防控现场组副组长潘浩和新冠防控综合组组长黄晓燕向记者介绍了本轮疫情发生后疾控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进展。

“我已经搞不清今天是星期几了，从20日到现在，我和同事们一直在这边工作。”黄晓燕神色有些疲倦。流调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要求又细又快。确诊病例出现在医院，让公众多了一分担心。考虑到确诊患者工作场所的特殊，流调人员在原本已十分精细的流调方案中，又增加了很多细节考量。

潘浩表示，在医院内的流调，疾控人员特别注意到病例是否与医生、护士、病人接触，他们接触的密切程度是怎样的，从而判断风险程度。

流调要做到多细？潘浩介绍，如果遇到调查对象乘坐了出租车的情况，除了调查到精确的上下车时间地点，还要问清楚坐在前排还是后排、用什么方式支付、是否全程戴口罩等等，这些信息对于确定密切接触者人群的范围都有重要价值。

在对确诊病例相关人员进行流调的同时，上海市联防联控机制已经响应，各个部门与疾控部门配合，一起锁定和隔离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和其他高风险人群。

1月20日当晚，与病例相关的30名密接者全部集中隔离并做核酸检测。流调小组还排摸出2817人，这2817人虽与密接者的接触方式非常有限，但仍要分类管理。2817人的管理任务交给“社区组”后，全部实行集中或居家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如果涉及外省市人员，上海市疾控中心还会及时通报当地同行。

上海疾控部门的流调和追踪系统，通过与公安等其他部门

浦东机场调阅监控录像。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在浦东机场调查。

紧密合作，依靠询问、技侦和大数据等手段，将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活动轨迹还原。找到这些场所后，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立即到位对人员和物品进行采样和终末消毒。

接着，这些样本会立即送往实验室检测。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在样本监测中发挥着一锤定音的作用。疫情发生后，实验室24小时运转，为了检测的准确性，需要用几种试剂同时检测。

因为流调和追踪做得够细，上海有底气在公布病例涉及的高风险场所时“只提地点不提人”，这样的做法获得网友的一致点赞。此前一些地方因为公布确诊患者的详细个人信息，使得患者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去年11月发生在浦东机场的零星感染疫情，同样是在专业而快速的流调和追踪后，迅速被控制。上海的疾控团队不仅第一时间找到了感染者的密接者以及密接的密接，而且通过这些千丝万缕的线索，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可能是感染的源头。

十余天争分夺秒的调查和核实后，孙晓冬副主任在上海市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会上向社会公布了浦东最初两名感染者的感染途径：“这个集装箱是密闭容器，内有大量避震用泡沫，内部环境潮湿。清理时，2人均未佩戴口罩。如果我们把10月30日作为他们俩共同暴露的时间，那么2例病例的发病时间符合新冠肺炎发病潜伏期。”发布会上，孙晓冬展示的证据环环相扣，清楚了，打消了公众的猜疑和恐惧。

浦东疫情结束后，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深度报道了上海处置这一波疫情的做法，将上海的防控经验介绍给全国。